

革命先烈先進詩文選集

第一冊

鄒

容選集

鄒容選集目錄

革命軍

謹按：是書風行當日，爲革命宣傳書刊之一名著。國父曾特稱之云：「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爲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爲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爲力最大」。原書初版爲上海大同書局所刊印，時在民國紀元前九年（癸卯西曆一九〇三年）。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革命之原因	二
第三章 革命之教育	一一
第四章 革命之必剖清人種	一三
第五章 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	一六
第六章 革命獨立之大義	一九
第七章 結論	二一
逐滿歌	二二
革命歌	二二

革命軍

國制蜀人鄒容述

第一章 緒論

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乾淨土，黃帝子孫皆華盛頓，則有起死回生，還命返魂，出十八層地獄，昇三十三天堂，鬱鬱勃勃，莽莽蒼蒼，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於是沿萬里長城，登崑崙，游揚子江上下。溯黃河，鑿獨立之旗，撞自由之鐘，呼天籲地，破額裂喉，以鳴我同胞前曰：嗚呼！我中國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國今日欲脫滿洲人之羈縛，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與世界列強並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長存於二十世紀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爲地球上名國，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壯年，少年，幼年，無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實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養相生活於革命也。吾今大聲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於天下。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爲主人者也。是故一人一思想也，十人十思想也，百千萬人，百千萬思想也，億兆京垓人，億兆京垓思想也，人人雖各有思想也，即人人無不同此思想也。居處也，飲食也，衣服也，器具也，若善也，若不善也，若美也，若不美也，皆莫不深潛默運，盤旋於胸中，角觸於腦中；而辨別其孰善也，孰不善也，孰美也，孰不美也，善而存之，不善而去之，美而存之，不美而去之，而此去存之一微識，即革命之旨所出也。夫此猶指事物而言之也，試放眼縱觀，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學術，一視一諦之微物，皆莫不數經革命之掬攙；過昨日，歷今日，以現現象於此也。夫如是也，革命固如是平常者也。雖然，亦有非常者在焉；聞之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國之革命，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國之革命，一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國之革命，爲世界應乎天而順乎人之革命；去腐敗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蠻而進文明之革命；

除奴隸而爲主人之革命。犧牲個人，以利天下；犧牲貴族，以利平民；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甚至風潮所播及，亦相與附流合滙，以同歸於大洋。大怪物哉，革命也！大寶物哉，革命也！吾今日聞之，猶口流涎而心癢癢。吾是以於我祖國中，搜索五千餘年之歷史，指點二千餘萬方里之地圖，問人省己，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嗚呼！何不一遇也？吾亦嘗執此不一遇之故，而熟思之，重思之，吾因之而有感矣，吾因之而有慨於歷代民賊獨夫之流毒也。

自秦始統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內，私其國，奴其民，爲專制政體，多援符瑞不經之說，愚弄黔首，矯誣天命，攬國人所有而獨有之，以保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羨，可歌之極，則天下之思篡取而奪之者愈衆。此自秦以來，所以狐鳴篝中，王在掌上，卯金伏誅，魏氏當塗，黠盜奸雄，覬覦神器者，史不絕書，於是石勒成吉思汗等類，以游牧腥羶之胡兒，亦得乘機竊命，君臨我禹域，臣妾我神種。嗚呼革命！殺人放火者，出於是也，嗚呼革命！自由平等者，亦出於是也！

吾悲夫吾同胞之經此無量野蠻之革命，而不一伸頭於天下也！吾悲夫吾同胞之成事齊事楚，任人掬拋之天性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與今世界列強遇，吾幸夫吾同胞之得聞文明之政體，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盧梭民約論，猛得斯鳩萬法精理，彌勒約翰自由之理，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檄文等書，譯而讀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夫盧梭諸大哲之微言大義，爲起死回生之靈藥，返魄還魂之寶方。金丹換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於是。我國今日病矣死矣，豈不欲食靈藥，投寶方而生乎？若其欲之，則吾請執盧梭諸大哲之寶方，以招展於我神州土。不寧惟是，而況又有大兒華盛頓於前，小兒拿破崙於後，爲吾同胞革命獨立之表示。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時也，此其時也。此吾所以倡言革命，以相與同胞共勉共勗而實行此革命主義也。苟不欲之。則請待數十年百年後，必有倡平權釋黑奴之耶女起，以再倡平權釋數重奴隸之支那奴。

第二章 革命之原因

革命，革命，我四萬萬同胞，今日何爲而革命？吾先叫絕曰：「不平哉！不平哉！中國最不平傷心慘目之事，莫過於戴狼子野心游牧賤族賊滿洲人而爲君，而我方求富求貴，搖尾乞憐，三跪九叩首，酣嬉濃浸於其下，不知自恥，不知自悟，哀哉，我同

胞無主性！哀哉，我同胞無國性！哀哉，我同胞無種性，無自愛之性！」近世革新家，熱心家，常號於衆曰：「中國不急急改革，則將蹈印度後塵，波蘭後塵，埃及後塵，於是印度波蘭之活劇，將再演於神州」等語，騰躍紙上。鄒容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何厚顏盲目而爲是言歟？何忽染瘋病而爲是言歟？不知吾已爲波蘭印度於滿洲人之胯下，三百年來也。而猶曰：「將爲也」何故？請與我同胞一解之，將謂吾已爲波蘭印度於賊滿人，賊滿人又爲波蘭印度於英法俄美等國乎？苟如是也，則吾事爲此直接亡國之民，而不願爲此間接亡國之民。何也？彼英法等國之能亡吾國也，實其文明程度高於吾也，吾不解吾同胞不爲文明人之奴隸，而偏愛爲此野蠻人奴隸之奴隸。嗚呼！明崇禎皇帝殉國，「任賊碎戮朕尸，毋傷我百姓」之一日，滿洲人率八旗精銳之兵，入山海關，定鼎北京之一日，此固我皇漢人種亡國之一大紀念日也！世界只有少數人服從多數人之理，愚頑人服從聰明人之理，使賊滿人而多數也，則僅五百萬人，尙不及一州縣之衆，使賊滿人而聰明也，則有目不識丁之親王大臣，唱京調二簧之將軍都統，三百年中，雖有一二聰明特達之人，要皆爲吾教化所陶鎔。

一國之政治機關，一國之人共司之，苟不能司政治機關，參預行政權者，不得謂之國，不得謂之國民，此世界之公理，萬國所同然也，今試游於華盛頓巴黎倫敦之市，執途人而問之曰：「汝國中執政者，爲同胞歟？抑異種歟？」必答曰：「同胞，同胞。豈有異種執吾國政權之理？」又問之曰：「汝國人有參預行政權否？」必答曰：「國者，積人而成者也，吾亦國人之分子，故國事爲己事，吾應而參預焉。」乃轉詰我同胞，何一一與之大相反對也耶？謹就賊滿人待我同胞之政策。爲同胞述之。

滿洲人之在中國，不過十八行省中之一最小部分耳，而其官於朝野者，則以一最小部分，敵十八行省而有餘。今試以京官滿漢缺額觀之，自大學士尙書侍郎滿漢二缺平列外，如內閣衙門，則滿學士六，漢學士四，滿蒙侍讀學士六，漢軍漢侍讀學士二，滿侍讀十二，漢侍讀二，滿蒙中書九十四，漢中書三十，又如六部衙門，則滿郎中員外主事缺額，約四百名，吏部三十餘，戶部百餘，禮部三十餘，兵部四十，刑部七十餘，工部八十餘，其餘各部堂主事，皆滿人，無一漢人，而郎中員外主事缺額不過一百六十二名。每季摺紳錄中，於職官總目下，只標出漢郎中員外主事若干人，而渾滿缺於不言，殆有不能示天下之隱衷也。是六部滿缺司員，幾視漢缺司員而三倍，（筆帖式尙不在此數）而各省府道實缺，又多由六部司員外放，何怪滿人之爲道府者，布滿國中也。若理藩院衙門，則自尙書侍郎迄主事司庫，皆滿人任之，無一漢人錯其間，（理藩之事，惟滿人能爲之，咄咄怪事）其餘

掌院學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鴻臚寺國子監鑾儀衛諸衙門缺額，未暇細數，要之皆滿缺多於漢缺，無一得符平等之義者，是其出仕之途，以漢視滿，不啻霄壤雲泥之別焉，故常有滿漢人同官同年同署，漢人則積滯數十載，不得遷轉，滿人則俄而侍郎，俄而尚書，俄而大學士矣。縱曰滿洲王氣所鍾，如漢之沛，明之濠，然未有綿延數百年，定為成例，竟以王者一隅，抹煞天下之人才，至於斯極者也。向使嘉道咸同以來，其手奏中興之績者，非出自漢人之手，則各省督撫府道之實缺，其不為滿人攫盡也幾希矣。又使非軍興以來，難以保舉軍功捐納，以爭各部滿司員之權利，則漢人幾絕於仕途矣。至於科舉勢要之選，雖漢人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則多額外，翰林則益清貧，補缺難於登天，開坊類乎超海，不過設法虛糜之，以戢其異心。又多設各省主考學政及州縣教官等職，俾以無用之人，治無用之事而已。即幸而億萬人中，有竟登至大學士尚書侍郎之位者，又皆頭白齒落，垂老氣盡，分餘瀝於滿人之手。然定例漢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大拜，而滿人則無論出身如何，均能資兼文武，位兼將相，其中蓋有深意存焉。嗚呼！我漢人最不平之事，孰有過於此哉！雖然，同種待異種，是亦天演之公例也。

然此僅就官制一端而言也，至於於各行省中，擇其人物之駢羅，土產沛豐阜，山川之險要者，命將軍都統治之，而漢人不得居其職。又令八旗子弟駐防各省，另為內城處之，若江寧，若成都，若西安，若福州，若杭州，若廣州，若鎮江等處，雖閱年二百有奇，而滿自滿漢自漢，不相錯雜，蓋顯然有賤族不得等倫於貴族之心；且試釋「駐防」二字之義，猶有大可驚駭者，得毋時時恐漢人之叛我，而羈束之如盜賊乎？不然，何為而防，又何為而駐也？又何為駐而防之也？

滿人中有建立功名者，取王公如拾芥，而漢人則大奴隸，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之倫，殘殺數百萬同胞，挾東南半壁，奉之滿洲，位不過封侯而止。又試讀其歷朝聖訓，遇稍著賢聲之一二滿大臣，獎借逾恆，真有一德一心之契。而漢人中雖賢如楊名時，李紱，湯斌等之馴靜奴隸，亦常招譴責挫辱，不可嚮邇，其餘抑揚高下，播弄我漢人之處，尤難枚舉。

我同胞不見夫彼所開八旗子弟宗室人員，紅帶子，黃帶子，貝子貝勒者乎？甫經成人，即有自然之祿俸，不必別營生計，以贍其身家，不必讀書嚮道，以充其識力；由少爺而老爺，而大老爺，而大人，而中堂，紅頂花翎，貫搖頭上，尚書侍郎，殆若天職，反漢人而觀之，夫亦可思矣。

中國人羣，向分為士農工商，士為四民之首，曰士子，曰讀書人。吾見夫歐美人無人不讀書，即無人不為士子，中國人乃特

而別之曰士子，曰讀書人，故吾今亦特言士子，特言讀書人。

中國士子者，實奄奄無生氣之人也，何也？民之愚不學而愚，士之愚則學非所學而益愚。而賊滿人又多方困之，多方辱之，多方汨之，多方罵之，多方賊之，待其垂老氣盡，闔然軀殼，而後鞭策指揮焉。困之者何？困之以八股試帖楷摺，俾之窮年矻矻，不暇爲經世之學。辱之者何？辱之以童試鄉試會試殿試，（殿試時無坐位，待人如牛馬。）俾之行同乞丐，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汨之者何？汨之以科名利祿，俾之患得患失，不復有仗義敢死之風。罵之者何？罵之以庠序臥碑，俾之柔靜愚魯，不敢有議政著書之舉。賊之者何？賊之以威權勢力，俾之畏首畏尾，不敢爲鄉曲豪舉，游俠之雄。牽連之獄，開創於順治，（朱國治巡撫江蘇，以加錢糧，誅連諸生百餘人。）文字之獄，濫觴於乾隆，（十全老人，以一存一語，徵誅天下，羣臣震恐。）以故海內之士，莘莘濟濟，魚魚雅雅，衣冠俎豆，充牣儒林，抗議發憤之徒絕跡，慷慨悲咤之聲不聞，名爲士人，實則死人之不若。佩文韻府也，淵鑑類函也，康熙字典也，此文人學士所視爲拱壁連城之大類書也；而不知康熙乾隆之時代，我漢人猶有仇視滿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名爲此三書，以借此銷磨我漢人革命復仇之銳志焉。（康熙開千叟宴數次，命羣臣飲酒賦詩，均爲籠絡人起見。）噫吁嘻！吾言至此，吾不禁投筆廢書而歎曰：「朔方健兒好身手，天下英雄入彀中。」好手段！好手段！吾不禁五體投地，頓首稽顙。恭維拜服，滿洲人壓制漢人，籠絡漢人，驅策漢人，抹煞漢人之好手段，好手段！

中國士人，又有一種岸然道貌，根器特異，別樹一幟，以號於衆者，曰漢學，曰宋學，曰詞章，曰名士。漢學者流，尋章摘句，箋注訓詁，爲六經之奴婢，而不敢出其範圍。宋學者流，日守其五子近思錄等書，高談其太極無極性功之理，以東身成名，立於東西廡上，一噉冷豬頭。詞章者流，立其桐城陽湖之門戶流派，大唱其姘紫嫣紅之濫調排腔。名士者流，用其一團和氣，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聲音律，六品官階，七言詩句，八面張羅，九流通透，十分應酬之大本領，鑽營奔競，無所不至。此四種人，日演其種種之活劇，奔走不遑，而滿洲人又恐其頓起異心也，乃特設博學鴻詞一科，以一網打盡焉。近世又有所謂通達時務者，拓腐敗報紙之一二語，襲皮毛西政之二三事，求附驥尾於經濟特科中，以進爲滿洲人之奴隸，欲求不得，又有所謂激昂慷慨之士，日日言民族主義，言破壞目的，其言非不痛哭流涕也，然奈痛哭流涕何！悲夫！悲夫！吾揭吾同胞腐敗之現象至此，而究其所以至此之原因，吾敢曰：「半自爲之，半滿洲人造之」。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半自爲

之，半滿洲人造之。」

某之言可以盡吾國士人之醜態而曰：「覆試者，几桌不具，待國士如囚徒。賜宴一入而塵飯塗羹，視文人如犬馬。簪花之袍，僅存腰幅，棘闥之膳，卯作鴨烹。官場，即成兒戲。是其於士也，名爲恩榮，而實羞辱者，其法不行也。由是士也，耄齡入學，皓首窮經，誇命運祖宗風水之靈，僥倖師主司知音之倖，百折不磨，而得一第，其時大都在強仕之年矣。而自顧餘生吃着，猶不沾天位天祿毫末忽釐之施，於此而不魚肉鄉愚，威福梓里，或恤含冤而不包詞訟，或顧廉恥而不打抽豐，其何能贍養室家，撐持門戶哉？」痛哉斯言！善哉斯言！爲中國士人之透物鏡，爲中國士人之活動大寫真（即影戲）。然吾以爲處今之日，處今之時，此等醜態，當絕於天壤也。既又聞人羣之言曰：某某入學，某某中舉，某某報捐，發財做官一片之喊聲，猶是輩輩然於社會上。如是如是，上海之濫野鷄；如是如是，北京之滑鬼子；如是如是，中國之腐敗士人。嗟夫！吾非好爲此尖酸刻薄之言，以罵盡我同胞，實吾國士人，荼毒社會之罪，有不能爲之恕。春秋責備賢者，我同胞盍醒諸？

今試游於窮鄉原野之間，則見夫鰥其面目，泥其手足，荷鋤墾畔，終日勞勞，而無時或息者，是非我同胞之爲農者乎？若輩受田主土豪之虐待不足，而滿洲人派設官吏，多方刻之，以某官括某地之皮，而某吏吸某民之血，若昭信票，攤賠款，其猶著者也。是故一納賦也，加以火耗，加以錢價，加以庫平，一兩之稅，非五六兩不能完，務使之鬻妻典子而後已；而猶美其名，曰薄賦，曰輕稅，曰皇仁，吾不解薄賦之謂何？輕稅之謂何？若皇仁之謂，則是盜賊之用心殺人，而曰救人也。嘻！一國之農爲奴隸於賊滿人下而不敢動，是非賊滿人壓制漢人之好手段？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賊滿人壓制漢人之好手段！」

不見乎古巴誘販之豬仔，海外被虐之華工，是又非吾同胞之所謂工者乎？初則見拒於美，繼又見拒於檀香山，新金山等處，飢寒交逼，葬身無地。以堂堂中國之民，竟欲比葑髮重辱之族而不可得，誰實爲之？至此極哉！然吾聞之外國工人，有干涉國政，倡言自由之說，以設立民主爲宗旨者，有合全國工人立一大會，定法律以保護工業者，有立會演說，開報館倡社會之說者，今一一轉詢中國有之乎？曰無有也。又不見乎殺一教士而割地償款，罵一外人而勞上諭動問？而我同胞置身海外，受外人不忍施之禽獸者之奇辱，則滿洲政府，殆盲於目，聾於耳者焉。夫頭同是圓，足同是方，而一則尊貴如此，一則卑賤如此。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滿洲人之虐待我！」

抑吾又聞之，外國之富商大賈，皆爲議員執政權，而中國則貶之曰末務，卑之曰市井，賤之曰市儈，不得與士大夫伍，乃一旦償兵費，賠教案，甚至供玩好，養國蠹者，皆莫不取之於商人，若者有捐，若者有稅，若者加以洋關，而又抽以釐金，若者抽以釐金而又加以洋關，震之以報效國家之名，誘之以虛銜封典之榮，公其詞則曰派，美其名則曰勸，實則敲吾同胞之膚，吸吾同胞之髓，以供其養家奴之費，修頤和園之用而已。吾見夫吾同胞之不與之計較也自若。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滿洲人之敲吾膚，吸吾髓！」

以言乎中國之兵，則又有不可忍言者也。每月三金之糧餉，加以九錢七之折扣，與以朽腐之兵器，位置其一人之身命，驅而使之戰，不聚殲其兵，而饋餉於敵，夫將焉往？及其死傷也，則委之而去，視爲罪所應爾，旌恤之典，盡屬虛文，妻子哀望，莫之或問。間或幸而不死，則遣以歸農，扶傷裹創，生計乏絕，流落數千里外，淪爲乞丐，歸欲不得，而鞭撻勇之令，又特立嚴酷，似此殘酷之事，從未聞有施之於八旗駐防者。嗟夫！嗟夫！吾民何辜，受此慘毒！始也欲殺之，終也欲殺之，上薄蒼天，下徹黃泉。不殺不盡，不盡不快，不快不止。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滿洲人之殘殺我漢人！」

文明國中，有一人橫死者，必登新聞數次，甚至數十次不止。司法官審問案件，即得有實據實據，非犯罪人親供，不能定罪，（於審問時，無用刑審問理，）何也？重生生命也。吾見夫吾同胞，每年中，死於賊滿人借刀殺人，濫酷刑法之下者，不知凡幾。賊滿人之用苛刑於中國，言之可醜可痛，天下怨積，內外咨嗟，華人入籍外邦，如避水火，租界必思會審，如禦虎狼，乃或援引故事虛文，而頓忘眼前實事，不知今無滅族，何以移親及疏？今無肉刑，何以斃人杖下？今無拷訊，何以苦打成招？今無濫苛，何以百毒備至？至若監牢之刻，獄吏之慘，猶非筆墨所能形容，即此九幽十八獄，恐亦有過之無不及，而賊滿人方行其農忙停訟，熟審減刑之假仁假義以自飾。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賊滿人之屠戮我！」若夫官吏之貪酷，又非今世界文字語言，所得而寫擬言論者也，悲夫！

乾隆之圓明園，已化灰燼，不可憑藉，如近日之崇樓傑閣，巍巍高大之頤和園，問其間一瓦一鏤，何莫非剝括吾漢人之膏脂，以供一賈淫婦那拉氏之笑傲！夫暴秦無道，作阿房宮，天下後世，尙稱其不仁，於圓明園如何？於頤和園如何？我同胞不敢道其惡者，是可知滿洲政府專制之極點。開學堂則曰無錢矣，派學生則曰無錢矣，有絲毫利益於漢人之事，莫不曰無錢矣，無錢矣

。乃無端而謁陵修陵，則有錢若干，無端而修宮園，則有錢若干，無端而作萬壽，則有錢若干，同胞乎！盍思之？

「量中華之物力，結友邦之歡心。」是豈非煌煌上諭之言哉？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割我同胞之土地，搶我同胞之財產，以買其一家一姓五百萬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臺灣膠州之本心，所以威發五中矣。咄咄怪事！我同胞看者，我同胞聽者！

吾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吾未盡，吾幾不知流涕之自出也。吾爲言以告我同胞曰：「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是又豈當日賊滿人殘戮漢人，一州一縣之代表哉？」夫二書之記事，不過略舉一二耳。想當日既縱焚掠之軍，又嚴薙髮之令，賊滿人鐵騎所至，屠殺虜掠，必有十倍於二地者也。有一有名之揚州嘉定，有千百萬無名之揚州嘉定，吾憶之，吾惻動於心，吾不忍而又不能不爲同胞告也。

揚州十日記有云「初二日，傳府道巡縣已署官吏，執安民牌遍諭百姓，毋得驚懼，又諭各寺院僧人，焚化積屍，而寺院中藏匿婦女，亦復不少，亦有驚餓死者，查焚屍載簿，不過八日，共八十餘萬，其落井投河，閉門焚縊者，不與焉。」吾又爲言以告我同胞曰：「賊滿人入關之時，被賊滿人屠殺者，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乎？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伯叔兄舅乎？被賊滿人姦淫者，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妻之女之姊妹乎？」（揚州十日記云，卒常謂人曰：「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讀此言，可知當日姦淫之至極」。）記曰：「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此三尺童子所知之義，故子不能爲父兄報仇，以托諸其子，子以托諸孫，孫又以托諸玄來初。是高曾祖之仇，卽吾今父兄之仇也。父兄之仇不報，而猶厚顏以事仇人，日日言孝弟，吾不知孝弟之果何在也？高曾祖若有靈，必當不瞑目於九原。

中國之有孔子，無人不尊崇爲大聖人也，曲阜孔子廟，又人人知爲禮樂之邦，教化之地，拜擬不置，如耶穌之耶路撒冷也。乃賊滿人割膠州於德，而請德人侮毀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遺教之地，生民未有，神聖不可侵犯之孔子之鄉，使神州四百萬衆，無教化而等倫於野蠻；是誰之罪歟？夫耶穌教新舊相爭，猶不惜流血數百萬人，我中國人何如？

一般服從之奴隸，有上尊號，崇謚法，尊謚爲聖祖仁皇帝，高宗純皇帝者，故在黑暗之時代，所號爲令主賢君，及觀南巡錄所紀，實則淫擄無賴，鳥獸洪水汎濫中國。（乾隆欲食黃角蜂，由張家口遞至揚州，三日而至，於此可見奢侈，）嗟夫！竭數省之民力，以供覺羅玄嘩（卽康熙）覺羅弘曆（卽乾隆）。二民賊之行止，方之隋煬明武爲比例差，吾不知其相去幾何？吾曾讀

隋煬豔史，吾安得其人，再著一康熙乾隆南游史，揭其禽獸之行，暴著天下。某氏以法王路易十四比乾隆。吾又不禁拍手不已，喜得其酷肖之神也。主人之轉賣其奴也，尙問其願不願，今以我之土地送人，並不問之，而私相授受，我同胞亦不與之計之較之，反任之聽之。若臺灣，若香港，若大連灣，若旅順，若膠州，若廣州灣；於未割讓之先，於既割讓之後，從未聞有一紙公文，布告天下。我同胞其自認爲奴乎？吾不得而知之。此滿洲人大忠臣榮祿，所以有『與其授家奴，不如贈鄰友』之言也。

牧人之畜牛馬也，牛馬何以受治於人，必曰：「人爲萬物之靈，天下只有人治牛馬之理」。今我同胞受治於賊滿人之胯下，是即牛馬之受治於牧人也。我同胞雖欲不自認爲牛馬，而彼實以牛馬視吾。何以言之？有證在。今各州府縣苟有催租勸捐之告示出，必有『受朝廷數百年豢養深恩，力圖報効』等語，煌煌然大貼於十字街衢之上，此識字者所知也。夫曰「豢養」也，即畜牧之謂也。吾同胞自食其力也，彼滿洲人搶吾之財，攘吾之土，不自認爲賊，而猶牛馬視吾。同胞乎！抑自居乎，抑不自居乎？滿洲人又有言曰：『二百年食毛踐土，深仁厚澤，決髓淪肌。』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非賊滿人所得而固有也。夫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不待辨別而自知。賊滿人之爲此言也，抑反言歟？抑實謂歟？請我同胞自道之。賊滿人入關二百六十年，食吾同胞之毛，踐吾同胞之土，吾同胞之深仁厚澤，淪其髓，決其肌。吾同胞小便後，滿洲人爲我吸餘尿，吾同胞大便後，滿洲人爲我舐餘糞，猶不足以報我豢養深恩於萬一。此言也，不出於我同胞之口，而反出諸於滿洲人之口，喪心病狂，至於此極耶？山海關外之一片地，曰滿洲，曰黑龍江，曰吉林，曰盛京，是非賊滿人所謂發祥之地？游牧之地？賊滿人固當竭力保守者也，今乃再拜頓首，奉獻於俄羅斯。有人焉，已不能自保，而猶望其保人，其可得乎？有人焉，不愛惜己之物，而猶望其愛惜人之物，其又可乎？

拖辮髮，著胡服，蹣跚而行於倫敦之市，行人莫不曰：Pig Pig（譯言豬尾）Savage（譯言野蠻）者，何爲哉？又蹣跚而行於東京之市，行人莫不曰：チセンチセンボツ（譯曰拖尾奴才）者，何爲哉？嗟夫！漢官威儀，掃地殆盡，唐制衣冠蕩然無存，吾播吾所衣之衣，所頂之髮，吾惻痛於心；吾見迎春時之春官衣飾，吾惻痛於心；吾見出殯時之孝子衣飾，吾惻痛於心；吾見官吏出行時荷刀之紅綠衣，喝道之皂隸，吾惻痛於心。辮髮乎，胡服乎，開氣袍乎，花翎乎，紅頂乎，朝珠乎，爲我中國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游牧賊滿人之惡衣服乎？我同胞自認，賊滿人入關所下剃頭之令，其略曰：『向來剃頭之制不急，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事。朕已籌之熟矣。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歸一，不幾爲異國人乎？自今布告之

後，京城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並限旬日，盡行剃頭，若惜髮爭辯，決不輕貸。」

嗚呼！此固我皇漢人種爲牛，爲馬，爲奴，爲隸，拋漢唐之衣冠，去父母之髮膚，以服從滿洲人之一大紀念碑也。同胞，同胞，吾願我同胞，日日一讀之。

娼妓之於人也，人盡可以爲夫，皆爲博纏頭計也，我之爲賊滿人順民，賊滿人臣妾，從未見益我以多金，即有入其利祿誘導之中，登至尙書總督之位，要皆以同胞括蝕同胞，而賊滿人仍一毛不拔自若也，嗚呼！我同胞何娼妓之不若！

吾同胞今日之所謂朝廷，所謂政府，所謂皇帝者，即吾疇昔之所謂曰夷，曰蠻，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韃靼，其部落居山海關之外，本與我黃帝神明之子孫不同種族者也。其土則穢壤，其人則羶種，其心則獸心，其俗則羶俗，其文字不與我同，其語言不與我同，其衣服不與我同，逞其凶殘淫殺之威，乘我中國流寇之亂，闖入中原，盤據上方，驅策漢人，以坐食其福。故禍至則漢人受之，福至則滿人享之。太平天國之立也，以漢攻漢，山尸海血，所保者滿人。甲午戰爭之起也，以漢攻倭，償款二百兆，割地一行省，所保者滿人。團匪之亂也，以漢攻洋，血流津京，所保者滿人。故今日強也，亦滿人強耳，於我漢人無與焉。故今日富也，亦滿人富耳，於我漢人無與焉。同胞同胞，毋引爲己類，賊滿人剛毅之言曰：「漢人強，滿人亡，」彼族之明此理久矣，願我同胞，當蹈其言，毋食其言。

以言夫滿洲人之對待我者固如此，以言夫我同胞之受害也又如彼，同胞同胞，知所感乎？知所擇乎？夫犬羊鬻骨，略嫌鯁喉，我同胞受此種種不平之感，殆有若銅駝石馬者焉！然而賊滿人之奴隸我者，尙不止此，吾心之所欲言者，而口不能達之，口之所能言者，而筆不能宣之。吾今發一誓言以告人曰：「有舉滿人對待我同胞之問題，以難於吾者，吾能難搜博引，細說詳辯，揭其隱衷微意，以著於天下。吾但願我身化爲恆河沙數，一一身中出一一舌，一一舌中發一一音，以演說賊滿人驅策我，屠殺我，姦淫我，籠絡我，虐待我之慘狀，於我同胞前；吾但願我身化爲無量恆河沙數名優巨伶，以演出賊滿人驅策我，屠殺我，姦淫我，籠絡我，虐待我之活劇，於我同胞前。」且夫我中國固具有囊括宇內，震耀全球，撫視萬國，凌轢五洲之資格者也；有二千萬方里之土地，有四百兆靈明之國民，有五千餘年之歷史，有二帝三王之政治；且也，地處溫帶，人性聰明，物產豐饒，江河源富，地球各國所無者，我中國獨擅其有，倘使不受督爾哈齊皇太極福臨諸惡之蹂躪，早脫滿洲人之羈縛，吾恐英吉利也，俄羅斯也

，德意志也，法蘭西也，今日之張牙舞爪以蠶食瓜分於我者，亦將逆氣斂息，以憚我之威權，惕我之勢力。吾恐印度也，波蘭也，埃及也，土耳其也，亡之滅之者，不在英俄諸國而在中國，亦題中應有之目耳。今乃不出於此，而爲地球上數重之奴隸，使不得等倫於印度紅巾，（上海用印度爲巡捕）非洲黑奴，吁，可慘也！嘻，可悲也！夫亦大可醜也！夫亦大可恥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滿洲人亡我乎？抑我亡乎？古人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昨日之中國，譬猶昨日死，今日之中國，譬猶今日生。過此以往，其光復中國乎？其爲數重奴隸乎？天下事不興則亡，不進則退，不自立，則自殺，徘徊中立，萬無能存於世界之理，我同胞速擇焉。我同胞處今之世，立今之日，內受滿洲之壓制，外受列國之驅迫，內患外侮，兩相刺激，十年滅國，百年滅種，其信然夫！然達人有言曰：「欲禦外侮，先清內患。」如是如是，則賊滿人爲我同胞之公敵，爲我同胞之公讐，二百六十餘年之奴隸猶能脫，數十年之奴隸勿論已；吾今與同胞約曰：「張九世復仇之義，作十年血戰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驅除凌辱我之賊滿人，壓制我之賊滿人，屠殺我之賊滿人，姦淫我之賊滿人，以恢復我聲明文物之祖國，以收回我天賦之權利，以挽回我有生以來之自由，以購取人人平等之幸福。」

噫吁嘻！我中國其革命！我中國其革命！法人三次，美洲七年，是故中國革命亦革命，不革命亦革命，吾願日月執鞭，以從我同胞革命，吾祝我同胞革命。

『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我同胞其有志也夫！

第三章 革命之教育

有野蠻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

野蠻之革命，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睢，適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如庚子之義和團，意大利之加波拿里，爲國民增禍亂。文明之革命，有破壞，有建設，爲建設而破壞，爲國民購自由平等獨立自主之一切權利，爲國民增幸福。

革命者，國民之天職也。其根源於國民，因國民，而非於一人所得而私有也。今試問吾儕何爲而革命？必有障礙吾國民天賦權利之惡魔焉，吾儕得而掃除之，以復我天賦之權利。是則革命者，除禍害而求幸福者也。爲除禍害而求幸福，此吾同胞所

當頂禮膜拜者也。爲除禍害而求幸福，則是爲文明之革命，此更吾同胞所當頂禮膜拜者也。

欲大建設，必先破壞，欲大破壞，必先建設，此千古不易之定論。吾儕今日所行之革命，爲建設而破壞之革命也。雖然，欲行破壞，必先有以建設之。善夫！意大利建國豪傑瑪志尼之言曰：

『革命與教育並行』。

吾於是鳴於我同胞前曰：「革命之教育。」更譯之曰：『革命之前，須有教育，革命之後，須有教育。』

今日之中國，實無教育之中國也。吾不忍執社會上種種可醜可賤可厭可嫌之狀態以出於筆下，吾但諡之曰：『五官不具，四肢不全，人格不完。』吾聞法國未革命以前，其教育與鄰邦等，美國未革命以前，其教育與英人等，此與國之往跡，爲中國所未夢見也。吾聞印度之亡也，其無教育與中國等，猶太之滅也，其無教育與中國等，此亡國之往跡，我中國擅其有也。不寧惟是，十三洲之獨立，德意志之聯邦，意大利之統一，試讀其革命時代之歷史，所以鼓舞民氣，宣戰君主，推倒母國，誅殺貴族，倡言自由，力尊自治，內修戰事，外抗強鄰，上自議院憲法，下至地方制度，往往於兵連禍結之時，舉國糜爛之日，建立宏猷，體國經野，以爲人極，一時所謂革命之健兒，建國之豪傑，流血之鉅子，其道德，其智識，其學術，均具有振衣昆侖頂，濯足太平洋之概焉。吾崇拜之，吾傾慕之，吾究其所以致此之原因，要不外乎教育耳。若華盛頓，若拿破崙，此地球人種所推尊爲大豪傑者也，然一華盛頓，一拿破崙倡之，而無百千萬億兆華盛頓拿破崙和之，一華盛頓何如？一拿破崙何如？其有愈於華拿二人之才之識之學者，又何如？有有名之英雄，有無名之英雄，華拿者，不過其時拋頭顱，戮熱血，無量無名之華拿之代表耳！今日之中國，固非一華盛頓，一拿破崙所克有濟也。然必預製造無量無名之華盛頓拿破崙，其庶乎有濟。吾見有愛國憂時之士，平居深念，自尊爲華拿者，若而人，其才識之愈於華拿與否吾不敢知之，吾但以有名之英雄尊之。而此無量無名之英雄，則歸諸冥冥之中，甲以尊諸乙，乙又以尊諸丙，嗚呼！不能得其主名者也，今專標斯義，絕大斯旨，相約數事，以與我同胞共勉之。

一當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中國之一塊土，爲我始祖黃帝所遺傳，子子孫孫，綿綿延延，生於斯，長於斯，衣食於斯，當共守其勿替。有異種賤族，染指於我中國，侵佔我皇漢民族之一切權利者，吾同胞當不惜生命共逐之，以復我權利。

一，人人當知平等自由之大義。有生之初，無人不自由，即無人不平等，初無所謂君也，所謂臣也。若堯舜，若禹稷，其能